

◎ 马龙书丛

飞蚂蚁文集

生活在马龙

【散文卷】

飞蚂蚁

人活着，其实并没有什么外在的「意义」可寻找，意义就在生命内，行走之中。「一种音呼应着另一种声音，一个地点指向另一个地点。」如果说词语或地能够唤起我们对行走的回忆，那么想象就把这个语或地名加工成行走的实，一种类似「足迹」的东西。而行走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确定自己「正在行走」。或许正因为如此，所有的行走都能在记忆和想象中进行，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不日内显爱，如「芬芳」。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飞蚂蚁 本名冯国耀，生于1968年，教师，现居云南马龙。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写作，并视之为思想与存在的方式。《飞蚂蚁文集》是其多年写作活动的总结，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读诗笔记各一部，共4卷。千里之行，蚂蚁行之。生命仍在燃烧，写作也将继续。

◎ 马龙书丛

飞蚂蚁文集

生活在马龙

【散文卷】

飞蚂蚁
著

人活着，其实并没有什么外在的『意义』可以寻找，意义就在生命之内，行走之中。『一种声音呼应着另一种声音，一个地点指向另一个地点。』如果说词语或地名能够唤起我们对行走的记忆，那么想象就把这个词或地名加工成行走的事，一种类似『足迹』的东西。而行走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确定自己『正在行走』。或许正因为如此，所有的行走都只能在记忆和想象中进行，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怀旧的温暖和感伤色彩。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在马龙：散文卷 / 飞蚂蚁著. -- 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 2014.8

(马龙书丛. 飞蚂蚁文集)

ISBN 978-7-222-12147-8

I. ①生… II. ①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8195号

责任编辑：李 睿 周 颖

装帧设计：王睿韬

责任印制：杨 立

书 名 生活在马龙 (散文卷)
作 者 飞蚂蚁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147-8
定 价 58.00元 (共2册)

总 序

中共马龙县委书记 贺 勇 马龙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本芳

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马龙县委、县政府决定扶持出版《马龙书丛》。

出版《马龙书丛》，旨在激发全县文化创造的活力和广大作者创作的热情，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出作品、出人才，从而扩大先进文化的影响，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马龙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列入《马龙书丛》给予出版扶持的书，必须是马龙籍作者的创作、编纂和非马龙籍作者写马龙题材的优秀作品。

马龙题材天地广阔，凡写马龙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内容的书，只要有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均可列入《马龙书丛》，获得力所能及的出版扶持。

希望广大作者刻苦学习，认真实践，勇于创新，努力写出好书，使《马龙书丛》得到不断丰富和提升，为马龙的文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14年6月5日

目 录

关于自己的写作 / 1

第一辑 生活在马龙 / 3

一生人和一座山 / 4

九曲文河 / 8

我们的小园 / 11

青沙坡的山水 / 14

飞翔的蚂蚁 / 17

八月之光 / 20

生命的暮鼓晨钟 / 23

桃花人面 / 26

闲话马龙 / 29

马龙的风景 / 33

醉生梦死 / 36

花 事 / 39

话说香炉山 / 42

林海松涛话中塘 / 47

尖山李子沟 / 50

乡土马龙 / 53

生活在马龙 / 59

老 街 / 63

马鸣风萧萧 / 65

杨梅山记 / 67

第二辑 沉思与独白 / 69

今夜的孤独 / 70

从世界杯开始 / 73

承受秋天 / 76

内心的空地 / 79

虚幻的影像 / 82

风中之树 / 84

生活在别处 / 87

在成熟与幼稚之间 / 89

在马龙吃兰州手拉面 / 91

此情可待 / 93

永远的追寻者 / 96

爱情酸口水 / 99

向往“知识分子” / 102

寻找精神资源 / 105

三十尔立 / 108

葡萄的 N 种吃法 / 111

“井底之蛙”如何观天？ / 114

穷人的屠龙术 / 117

第三辑 想象的记忆 / 120

我的语文老师们 / 121

灯光 / 123

走在四月的路上 / 126

渣子树 / 128

兔街子 / 130

南海子 / 132

马过河 / 134

挪地歌声 / 137

南方小镇 / 140

在版纳过春节 / 142

遥远的橡胶林 / 144

逝者的遗迹 / 146

消失的游戏 / 149

在我们身边之外 / 152

乡间葬礼 / 156

另一种田园生活 / 161

第四辑 随笔和断章 / 165

雨天的抒情 / 166

父亲的果园 / 168

园中小路 / 170
老房子 / 172
旅行与旅游 / 174
冬天的生活 / 176
此文献给风中孩童 / 178
果 园 / 180
下午一杯茶 / 182
一个下午 / 185
黑暗中的行旅 / 187
这样一个夜晚 / 189
回家的路 / 191
午夜蝴蝶 / 193
旅途上的雨（九章） / 195
春天里（七章） / 202
生如夏花（七章） / 208
秋日低语（七章） / 213
冬之书（八章） / 219

第五辑 阅读或理解 / 227

一个当代人站在雨中 / 228
——读高文翔诗集《红冠》
寻找心灵的故乡 / 235
——鲁迅作品中的“家园意识”

虚幻作为一种美 / 243

——鲁迅小说中的虚幻感

温润的记忆和想望 / 248

——读杨宏强的水彩风景画

有学问的建设者 / 252

——读郭兴良老师《人生四季》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 255

——读贺勇《若水集》

故乡就是远方 / 258

——读高云龙画册《乡村图画》

此时此地的写作 / 262

文学边缘者的姿与影 / 270

——读彭文邦《山歌王》所想到的

诗人：写作何为？ / 279

——对现代诗歌的反思与理解

后记

看哪，这个人…… / 291

关于自己的写作

在一个小地方，孤独地一个人，跟外面往来稀疏，公开发表的作品极少，这样的写作有何意义？

这并非我对自身的怀疑，而是来自“上面的”业内人士的发问。在某些价值体系中，写作是一种才能，一门行走江湖的“功夫”，再不济，也是一块敲门的砖头，可以借此登堂入室，享受某种“座次”和话语权。否则，“怀才不遇”，就是穷酸的落魄与失败。然而“江湖”并非格斗的战场，而是生存自在的大地。思想的芦苇，生长在无名的河滩，也应该不会停止思想。

多年来，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文字，其中的一部分，以前曾在本地的刊物上发表过，标题是《沉思与独白》。还加了题记：本文原题为“一个写作者的闲言碎语”。如果说这些闲言碎语是“沉思”的结果，那么这种沉思不过是一种独白式的自言自语。犹太谚语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上帝的话，就让他发笑吧！本人无意说教，也不想代言，不过给自己解个闷。

现在看来，当初的想法是对的：一个人走在路上，总得想办法给自己解个闷儿！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行走，而行走是为了寻找，这种行走又总是在记忆和想象中展开。

于是，在另一组文字前，也加上题记：有几年我总是盲目地到处乱走，寻找生活的意义成了我唯一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却并不明了。时至今日，我知道那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生命青春岁月。人活着，其实并没有什么外在的“意义”可以寻找，意义就在生命之内，行走之中。“一种声音呼应着另一种声音，一个地点指向另一个地点。”如果说词语或地名能够唤起我们对行走的记忆，那么想象就把这个词语或地名加工成行走的

事实，一种类似“足迹”的东西。而行走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确定自己“正在行走”。或许正因为如此，所有的行走都只能在记忆和想象中进行，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怀旧的温暖和感伤色彩。

法国作家纪德说过，“忧伤无非是低落的热情”。为了那种温暖和感伤，为了那种逐渐低落的热情，我乐此不疲。

(2011-12)

第一辑 生活在马龙

一生人和一座山

九曲文河

我们的小园

青沙坡的山水

飞翔的蚂蚁

八月之光

生命的暮鼓晨钟

桃花人面

闲话马龙

马龙的风景

醉生梦死

花事

话说香炉山

林海松涛话中塘

尖山李子沟

乡土马龙

生活在马龙

老街

马鸣风萧萧

杨梅山记

一生人和一座山

我的老家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周围到处都是山。许多年以后，当我作为一个城里人长期蜗居于这座小县城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和一座山密切相关。但是它并不是老家的那些山，而是我现在正面对着的这座羊角山。

第一次与它相遇，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当时父亲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学校里搞勤工俭学，他带着炊事员到城里来买小猪回去饲养，顺便带我来见见世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小县城也没什么世面可见。不过就是一座小山，两条不宽的马路顺山而下，在山脚相连形成一条“U”字形的街道。但那时，在这里，我还是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找不到方向的晕眩。百货公司在左边的建设路，新大楼看上去很漂亮；往下是新华书店和医药公司，它们青砖蓝瓦的建筑样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右边是文化路，在那里，我看见了电影院。那么庞大的建筑，如同洋人的寺院，神圣，威严，甚至具有一种恐惧的吸引力。我记得墙上的那些电影海报，美术字写得非常漂亮。那时，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生怕自己走失，内心的渴望与忧惧让我如同阳光中的水汽，正在慢慢消散。以至于多年以后，我总是在一些无所依托的夜晚，独自走进黑暗的影院，让自己在那些遥远的梦境中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和沉陷。建设路与文化路相连的一段横街，是饮服公司的地盘，有旅社、食堂、照相馆和理发店。父亲带着我去理发，那种散发着煤油与肥皂气味的电动推剪的嗡嗡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县城读初中，是从老家走着去的，每两个星期来回一趟。顺着文化路一直往上走，学校就在山上，当时感觉它占据了山的一大半，其实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瓦屋平房，后面都是荒地，靠西的一角还有一个池塘。学校安排各班把这些荒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并在池塘边挖土作泥，拓土基，砌

墙把池塘和菜地围起来。那园门似乎并没有锁。因为缺水，我们常要去池塘里取水。夏天，有月亮的晚上，自习以后，我们甚至还偷偷去池塘里洗澡游泳，所幸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被老师发现。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严厉的女老师，她带领我们赢得了许多荣誉，因此也让许多学生改变了命运。

我那时刚从山沟沟里出来，突然面对一个比以前丰富得多的世界，又脱离了父母的管束，一下子就晕了头。好奇贪玩的性格使我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随风飘荡。幸而内心存有对班主任的害怕，总算把握住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年中考，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次考试，感觉会做的题很少，常看着窗外发呆。满院子的瓜叶蔬菜，在白晃晃的阳光照射下，散发着泥土潮湿的腥味，还有树木青涩的气息，让人内心一阵阵发慌。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我的一生似乎都是这样，在懵懵懂懂中成长，许多危险都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才会有所察觉。有时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混沌，反倒让我少了许多心理包袱，一路走来，晃晃荡荡。

我的运气似乎还不错，顺利考上高中，仍然是这所学校。这时感觉好像有了一点中学生的样子，晚饭后也常拿本书跟三两位好友到学校后面的跑道上去逛逛。跑道据说有四百米，环山一周将山顶围成一个小岛，岛上自来水厂和架设有风向标的气象站。那时，“四百米”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许多青春期的情感纠葛都与它有关，一些暴力事件也往往在这里发生，莽撞的少年常常以上“四百米”来彰显自己的勇气。我不具备进入以上行列的资格，我的几位朋友差不多也像我一样，无知，无畏，无忧。我们来到“四百米”，既不为专心苦读，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是好玩，嘻嘻哈哈打闹一番，那些胸怀大志的同学根本不看我们入眼。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说法，算是比较“阳光”的那类。多年后回想这段岁月，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

如果有来自天上的雨水
黑暗中的植物也会自己生长

站在气象站的监测台上，可以将整个小城尽收眼底。南边房屋寥

落，城市正向北铺展，沿320国道盖起了许多新的楼房。但它的发展在我们身边之外，并不进入我们的视域。我们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譬如远山，譬如原野，譬如它们之间的空旷辽阔。高二的夏天，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把县城变成了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几个胆大的同学突发奇想，每人拄一根竹竿循着那些曾经熟悉的田间小道，开始了他们的探险行为。他们向前推进了十多米，面对浑浊而深不可测的水流，终于还是胆怯了，只好转回来捉几条水蛇放在教室里，吓唬那些胆小的女生。高三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南方罕见的大雪，全班集体逃课到“四百米”打雪仗。那是一个彻底解放的下午，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光阴和机会，可以将蓬松的雪团投向心仪已久的男生女孩，那散开的雪花至今仍在时光深处纷纷扬扬……

高中毕业，我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这里，却没能走远。命运似乎要让我的一生与这座山相伴，三年后，我很意外地又被分回母校工作。我开始以一个成年人的心态来面对这所学校，这座孤岛一样的山。我住在新盖的教学楼上，旁边就是教室。像一个实习教师那样，我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地学习如何教书，如何整治学生，让他们按着别人规定我必须这样规定他们的模式成长。三年过去了，我送走了自己的第一茬学生，成绩还不错，我自己却有一种非常失败的感觉。我累了，厌倦了。正好学校偏僻角落里的一间破烂的小平房空了出来，我得以从教学楼上搬下来，影子一样在那里住了五年。

我常常独自上“四百米”去走走逛逛。物是人非，光阴不再。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条环形跑道一样，年复一年毫无意义地循环着。对生活与“别处”的渴望消耗着内心的激情，也带走了我的青春岁月。娶妻生子以后，生活依然在惯常的轨道上滑行，庸俗而压抑。面对门前那棵饱经沧桑，每年只开出一零星花朵却从未结果的老杏树，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被我顺手抓住，我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单位，孤家寡人，义无反顾。新单位仍然是一所学校，就在隔壁，同一座山上，只不过更小，更不为人所知；但是环境很好，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转眼又是八年过去了，一个人面对自己 and 时间的抗战，没有胜败可言。世态依然，喧嚣而庸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改变了的

是面对它的心态。多少年了，我才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岁月中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这座山，而且今后也将一直与它相伴。这样的境遇，对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来说，虽说残酷，倒也适宜。

一生人和一座山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人如果真有灵魂，那么我只希望自己百年之后，仍然能够像风一样在这座山上，飘游浪荡。

(2007-5-16)